

梅森律师探案之一

假 眼 睛

(美) 欧尔·司丹莱·茄特纳 著

林 俊 千 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梅森律师探案之一

假 眼 睛

(美) 欧尔·司丹莱·茄特纳 著

林 俊 千 译

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

装帧：邹 刚 成 戈

假 眼 睛

〔美〕欧尔·司丹莱·茄特纳著

林 俊 千 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）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25印张 154千字

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181,700册

书号 10115·415 定价 0.60 元

目 次

第 一 章	突然光顾的怪客·····	(1)
第 二 章	假借据·····	(14)
第 三 章	有人监视我·····	(29)
第 四 章	夜半的惨剧·····	(42)
第 五 章	三枝手枪·····	(62)
第 六 章	突如其来的逮捕·····	(71)
第 七 章	年轻时代的罗曼史·····	(90)
第 八 章	夫人的行踪·····	(103)
第 九 章	一对清洁夫·····	(115)
第 十 章	最后的忠告·····	(127)
第十一章	怪电话·····	(134)
第十二章	第二次惨剧·····	(140)
第十三章	一叠照片·····	(152)
第十四章	侦查庭·····	(160)
第十五章	不幸的消息·····	(182)
第十六章	一个神秘的证人·····	(190)
第十七章	一幕好戏·····	(212)
第十八章	光明的结局·····	(224)

第一章 突然光顾的怪客

律师梅森从摇椅中转过身来，望着案头一堆尚未答复的信件。信件被透过玻璃窗的太阳光照射着，显得有些惹眼。他一边皱紧了眉头，一边说：“我真觉得讨厌这些工作啊！”

他的女秘书陶拉，用一种愉快的眼光向他瞧着，从她得意的微笑中，似乎已全都知道他的心事一样。

她说：“我想你刚才结束了一件暗杀案，现在也许要开始着手另一件了。”

梅森笑着道：“不一定暗杀案，无论什么案子都好，我只希望能在审判长面前激烈地雄辩。我喜欢那种象戏剧式的审判，当原告滔滔陈述理由时，被告辩护律师突然提出有力的证据，发表惊人的论辩，象对准着尊严的法庭，抛下一枚炸弹，使大众出乎意料地震惊。那时即使我本人要强自抑制，强自镇静，也恐怕不可能……唔！这‘玻璃眼睛’一案，究竟是什么一回事？”

陶拉回答说：“那是勃莱罗先生的事。此刻他正守在接待室内，我本已告知他，这一案由助理律师来办，但他一定要和你亲自谈话。”

“他是怎样一个人？”

陶拉仰着头说：“他大约有四十多岁年纪，生着黝黑的面

目，卷曲的头发。看他的表情，似乎心中郁结着一种不可明言的痛苦，他好象要把这痛苦向你倾吐。从他那坐立不安的样子看来，今天他似乎非见到你不可。”

“你可知道这一案的内幕吗？”

陶拉说：“我根本明白了。我只知他是眇一目的，装着人工制造的假眼睛。据说：那假眼睛是用玻璃做的，形式上和天生的眼睛一般无二，谁也辨别不出真假来。”

“唔！他告诉你关于他的眼睛的事没有？”

“他约略说过，他有一套完整的眼睛，……一只眼睛是晚上用的……一只是早上用的……另外一只眼睛略带些血筋的……还有……

梅森不待她说完，伸出手掌，击了一下桌子。他似乎在深思着，那碧绿的眼睛中闪出严峻的光芒，令人肃然。接着他说：“陶拉！你把这些信件拿出去吧，叫那个装有玻璃眼睛的人进来。我甚么离奇的案子都办过，但却没有办过假眼睛的案件。也许其中包含着不平凡的事情在内。你请他进来见我。”

陶拉带着笑容，捧了一大堆信件，走出门去，到接待室招呼勃莱罗先生。勃莱罗擦过她的身体，匆匆走进办公室。一眼瞧见梅森律师，立刻伸出手来。

他说：“谢谢你！允许个别接见我，耗费你的宝贵时间。”

梅森也握住他的手，一边谦虚地颌首，一边却用好奇的眼光注视着来客的眼睛。

勃莱罗笑着说：“你知道哪一只眼睛是假的吗？”

梅森摇了摇头。勃莱罗又笑了起来，一弯身在桌旁坐

下。他接着说：“我知道你很忙，所以我在接待室里等着。我的姓名，住址，职业，以及一切你所要知晓的，我早向你的秘书陈述过。现在我想不需要再把这些话来烦扰你了吧？”

梅森只点了点头。

他接着又说：“我现在开始要陈述的，就是我所要委托你的事，我不愿多耗费你宝贵的光阴。你是否已知道关于玻璃眼睛的事呢？”

梅森又摇了摇头。

“好！我就把这事的经过告诉你罢。制造玻璃眼睛，是现代的一种艺术，在我们美国，差不多只有十三四人能做这种工作。假使某一个人伤了眸子，只要是眼眶并未损坏的话，嵌入一枚玻璃眼睛，便跟天生的眼珠一模一样，谁也分辨不出真假来。并且不但外表如此，便是视力也相差不过百分之十。就象我的右目，因为眼眶并没有损坏的缘故，所以我装上了假眼睛，尚还有百分之九十的视力呢。”

他停了一停，又继续说：“不过眼珠却要常常更换的。因为人的瞳孔在白昼小些，到夜间来大些，有时候还需要有些血筋的。装上应时的眼睛，不仅能辨别出事物，还能够驾驶汽车远行，便是整夜不睡也无妨害。就象我是时常酒醉的，但这只假的眼睛，却没有一点受影响。你是我准备来聘请的法律顾问，所以我把全部事实告诉你，要不然，你只知外表，对于眼睛的神秘性，便是整天思索也不会明白的。”

他顿了一顿，又接着说：“我一共有半打这样的眼睛，中间有几个用处是相同的，而有几个却是具有一种特殊作用的。我还有一个带有血筋的，那是为了我晚上出去的时候，

要应用的。”

梅森律师一边倾听，一边点头，分明静待他讲下去。

他惊叹着道：“可是问题发生了！某一天晚上有人把我那颗特殊的假眼睛偷去了。”他说着从衣袋里摸出一只小盒子来，打开盒盖，露出里面有四个假眼睛平放着，象四颗小弹子般，玲珑精巧，非常可爱。

梅森律师诧异地问道：“可是这东西你通常随时带在身边的吗？”

“是呀！有时我把它放在外衣袋里。我的外衣袋做得很周密，无论如何不会漏落的。就是我在旅行的时候，也总把这盒子握在手里，连换衣服的时候，也是这样。”

说完，他拣出一对玻璃眼睛递给律师。

梅森接过眼睛，放在手掌上，瞧了许久，又用沉思的目光望着天花板。

“的确是巧夺天工的艺术作品呀！”他不自觉地赞叹着。

“不，这还不能算是一种顶好的。”勃莱罗解释说：

“这只只是一种次货，你瞧，瞳孔有些凸出来便不象真的一样了，而且颜色方面也不很匀润。一种顶好的眼睛，是带着淡蓝色的，并且还有点微黄……现在我把这对眼睛给你看了，你就能分别出好坏来了。”他又摸出一只玻璃眼睛递给梅森，又说：“是的，这当然不是象我刚才给你看的那有红血丝的一种；但这却是由上等技师所制造的，你可看出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吗？瞧，颜色是多么动人，黄色和蓝色混合得又多么自然，瞳孔的线纹也是多么有规则。”

梅森仔细观察着那只假眼睛，不住地点头。

“这只不是你原有的眼睛吗？”他问道。一边用食指轻摸

着那只有血筋的眼睛。

“不是。”

“你在什么地方找到这只眼睛的呢？”

“在我的橡皮盒子里面。”

律师又问：“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那个人把你原有的那只带血筋的假眼睛偷了去，而把这一只放在了橡皮盒子里面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但是那人把你那一只假眼睛偷去，他有什么用处呢？”

“是啊，我现在正因为要知道他的用意，所以特来向你请教，并请求你侦查的。”

律师紧紧地皱着双眉。一会才说：

“来同我商议，侦查这内幕吗？”

勃莱罗的眼睛，合成了一条细缝，几乎要闭上了，接着用低得听不到的声音说：“也许有人把我的这眼睛偷去了，使我行动不能方便自如罢？……”

“你说下去啊！还有什么看法？”律师追问说。

勃莱罗说：“也许，有人要嫁祸在我身上，于是偷去了我的眼睛，又换上了那一只假的。象一个罪犯，他犯了——**窃盗罪**，或者，暗杀罪，而把我的眼睛留在犯罪的地点，于是去报告警察，即使我想表明我并不在场，也就很困难了。”

“你认为警察能辨认你的假眼睛吗？”律师问道。

“当然！他们是可能的。不过，这要看他们用哪一种方法。如果是一个假眼睛的专家，当然能够辨别出这是谁的眼睛。他有分辨这种艺术品的本领，他只要把那眼珠一瞧，立刻会说：‘哦，这是住在华盛顿街三九〇二号的勃莱罗先生所有的。’”

律师的眼光很专一地注视着勃莱罗。

“你可是想到了你那眼睛，是留在一种暗杀罪案的地点吗？”

勃莱罗犹豫了一会，接着便点了点头。

“你是不是肯定这事实呢？”律师又问。

勃莱罗又点了一点头。

“暗杀。这事实对于你究竟算是无罪的，还是真是有罪的呢？”他又象自语，又象诘责。

“完全是冤枉的。”

“我怎么能肯定呢？”

“你可以从我的说话中，完全明白的了。”

“那么，你现在要我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请你替我设法，使我能卸去任何的嫌疑。你是律师，刑事法律专家，你知道法律条例，你懂得刑法，所以你一定能够侦查出这件案子的内幕。”

“那么，这暗杀案中的主角，已经被杀死了吗？还是不曾死去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那么，你可愿意拿出一万四千块钱，让我替你用一种巧妙的计策，使你免去嫌疑呢？”

勃莱罗慢吞吞地说：“那一定要用极巧妙的手段的。”

“我自有巧妙的方法。”梅森说。

“这方法非但要巧妙，而且还要很周密。”

“我想，一定能够很周密的。”

勃莱罗摇着他的头：“怕没有周密的计划吧？我已经把这事想了又想，这几天晚上，总有半夜睡不着觉，想着脱去干

系的办法，但我根本没有想出过巧妙的方法。你总知道，这眼睛是要受检验的，假使警察检查出这眼睛是属于我的话，那我又怎样推脱？而且现在的问题，我并不在准备应该如何推脱罪责，而是要设法使他们不去查验这个假眼睛。”

梅森努了努嘴唇，接着微微点了一点头：“我了解了。”

勃莱罗从钱囊里拿出一万四千块钱的纸币，一齐放到梅森的写字台上。他说：

“这里是一万四千块钱。现在，看你怎么办？”

梅森笑了一笑，便把纸币和那只有血筋的眼睛，一同放到衣袋里，接着用缓慢的声调说：“当警察们发现你的眼睛时，他们便会照你所说的来检查吗？假使他们以前曾发现过这样的眼睛，是不是他们也曾向你检查过？现在即使他们发现这样的眼睛，你以为一定会向你检查的吗？好啦，你就让他们去检查好啦！其实，他们决没有这样的闲工夫。”

勃莱罗不住地眨着眼睛：“请你再说一遍给我听！”

梅森把语句拖得很慢：“假使你稍微费些脑子想想我的话，我想你一定会了解我的意思。你应该知道，你的眼睛是艺术上的精工艺品。你所以能察微辨异，那是因为你明白玻璃眼睛奥秘的缘故。可是警察怎么会知道呢？除非还有另外的事件，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于是便要向你检查一切了。”

勃莱罗的脸上突然闪着快乐的光辉。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他说，“你是……”

他的声音渐渐低弱得听不到了。

梅森不住点着头。

“这是，……这确是我真正的意思。我所以要你拿出一万四千块钱，实在是因为对于这件事还须用些钱哩。”

勃莱罗说：“可是或许能再节省一些……”

梅森摇摇头说：“你也还不曾知道关于这事的内幕又是怎样呢！”

勃莱罗伸出手来紧握着律师的手，不住上下摇动着。他亲热地叫了起来。

“老兄啊！你真聪明！你有魔王那般的聪明脑子。你这种好计划，我生平从未想到过，我为了这事，烦恼得整夜睡不着。不错，我的心理作用也太强烈了。”

律师忽然转过头来向他问：“我的秘书那里有你的地址吗？”

“有的，华盛顿街，三九〇二号。我在那边有职业的……自动机部……活塞环。”

“你经营自己的事业吗？”

“经营自己的事业。我厌倦替人家工作。我曾做过一年的跑街，时常在火车上来往。我的胃部不幸因火车的颠簸受到了损伤，不过我所以这样辛苦，全是为了家里那个活泼天真的小孩子哩！”

他不住地眨着那神秘的玻璃眼睛。他突然说：

“我记得在一九一一年那年，乘了火车回来。你瞧，我头旁边的伤痕——无情地被击伤了。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。但经过一个月以后，我觉得我已失去了记忆力，同时我的眼睛也失明了，这等于破坏了我的生命一样。”

梅森用同情的眼光向他瞧了一瞧：“好！先生，以后假使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你尽可以来找我，我如不在办公室，你不妨对我的秘书陶拉谈谈。她是我的亲信者，而她也可以象我一样回答你。”

“不过她能严守秘密吗？”

梅森笑了。他说：“你别误会，要想从她的嘴里探听些消息，那是不很容易的。”

“用钱贿赂呢？”

“没有可贿赂的机会。”

“能被谄媚所动吗？说不定有人会向她求爱。你知道，她正是个年轻的女子，而且具有美貌和吸引力的女子，我想，追求她的人，一定不在少数哩！”

梅森摇了摇头，面上现出不愉快的样子，他说：

“你只为你自己的事担心，可是，我也同样要为我自己的事担心的。”

勃莱罗向刚才进来的门走了两步。律师说：

“你可以从那边出去，那门是直通走廊的……”

勃莱罗站住了，桌上的电话铃声跟着响了起来。律师便拿起听筒，在听筒里可以分辨出是陶拉的声音。

“有位潘赛·茂克伶女士，她还带着一个年轻的弟弟哈利·茂克伶，要来见见你。他们似乎受了很深的刺激。但她却不愿告诉我事情的真相。她不时流着泪，她的弟弟却是沉默着，不肯说一句话，但他们对你都抱着极大的期望和热忱，你愿见见他们么？”

他应着说：“好！我立刻就接见他们。”说着，放回了电话听筒。

这时，勃莱罗已走近接待室的门口，一边说：“喔，我的帽子遗落在接待室里了，我得去拿来。”

他便伸手握了门钮，于是门便开了一半，他失惊似地叫了起来：“喂，哈利，是你在这里？有什么事情发生啦？”

梅森立即大踏步地走去，把勃莱罗拉了回来。他用命令的口吻说：

“你等在这里。你应当明白，这里是律师事务所，而不是咖啡馆呀！我不能让其他的法律诉讼委托者瞧见你，同时也不允许你瞧见其他诉讼委托人。”

他一面对陶拉使了一个眼色：“陶拉，把他的帽子拿过来。”

当陶拉把帽子拿来的时候，梅森便叫她出去，一面顺手关上门。

然后向勃莱罗问：“你刚才招呼的人是谁？”

“是小茂克伶。”他不自然地回答说。

“你认识他吗？”

“有些认识。”

“你知道他要到这里来的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他到这里来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
“也不知道。”

“但是有什么事值得你这样惊骇呢？”

“可是我面色发了白吗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惊骇。小茂克伶跟我没有关系的。”

梅森在勃莱罗的肩上拍了一下道：“好！你可以从这门里出去了，你……唉，天啊！什么事竟使你象树叶子那般地颤抖呀！”

“也许是神经关系吧！”勃莱罗说着，带着强笑走出门

去，一边自语着：

“小茂克伶这个孩子，对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但他的外表却会引起我某一种想象，这……”

勃莱罗的脚步声在走廊上响着时，办公室的门已砰然闭上了。

梅森按铃叫陶拉。

“你去请特莱克侦探事务所的特莱克先生来，说我有紧要的事，请他办理。他可以从那面的门进来，我等着他。”

梅森等陶拉出去以后，便燃着了一根卷烟，在办公室中徘徊着，脸上笼罩着沉思的神情。当他听到走廊上传出一阵脚步声，便转身向门边走去，转动了锁孔中的钥匙把门开了，从门口把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迎接进办公室。

“请你仔细听听这件事。”

律师一边伸手到衣袋里，拿出那勃莱罗给他的一只假眼睛，顺手递给保尔·特莱克。接着又说：

“你知道关于玻璃眼睛的事吗？”

侦探很奇异地瞧着这眼睛说：“不很知道。”

“那么不久的将来，你一定可以知道这件事的详细经过。”

“哦！”

“现在请你到白丁马旅馆去租一间房间，同时谨慎地去探查一位造眼睛的批发商人。如果找到以后，你就告诉他说：你是一个从外省来的商人，因为有一个主顾要买半打有血筋的眼睛。这眼睛要象这个样品一样。同时你告诉他一个假名字，并且说你是刚从某某城来的，还是个初做生意的人。”

他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我料想那批发商人一定有一堆眼睛给你挑选，但决没有象专门技师做出来的那样好。不过，我们可以从许多眼睛中看出它们优劣的分别。那批发商见你那个有血筋的样品，自然要拿去配成一对的。”

“配成一对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特莱克问。

“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只把淡红色涂在外面，说不定用红玻璃来做。他们如果以为你是一个可欺骗的主顾，那一定要用次等的假眼睛来骗你。不过你记住！你一定要装得象一个初做生意的商人一样。”

“那眼睛要耗费多少钱一只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——或许十元，或许十二元一只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让我跟那些商人个别谈谈商业，学得些生意门径呢？”

“不。我不愿你被他们看出底细来。我更不希望他们因此而怀疑你。在旅馆里的登记簿上要用假名，而且要尽量掩饰自己，不要被人们识破。给茶房的小费，也不要太多，也不要太少。行李自然也应带得适当。”

特莱克用狐疑的眼光，呆呆地望着梅森：“会有人来盘问我吗？”

“也许有的。”

“我这种行动，是不是违反法律的呢？梅森！”

“没有关系的，我可以使你的行动不受法律的拘束。”

“很好，但我什么时候动身呢？”

“立刻就去。”

特莱克把那只假眼睛藏到衣袋里，用惊诧的眼光，向梅森望了一眼，便握手告别。他一边自语着：“闷葫芦里不知卖

的什么药？”

培理·梅森耸了耸肩，然后走回办公桌前，拿起听筒，向陶拉通话：“陶拉！我现在要接见茂克伶小姐和她的弟弟了。”